首席女法医

Patricia Cornwell 02

〔美〕帕特丽夏·康薇尔 著
温怡惠 译

肉体证据

ody
of
Evidence

南海出版公司

Patricia
Cornwell

首席女法医 02

Body
of
Evidence

肉体证据

〔美〕帕特丽夏·康薇尔 著
温怡惠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首席女法医.肉体证据/〔美〕康薇尔著；温怡惠译.—2版.
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4.5
ISBN 978-7-5442-6652-9

Ⅰ.①首… Ⅱ.①康…②温… Ⅲ.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Ⅳ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8676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-2009-224

BODY OF EVIDENCE by Patricia Cornwell
Copyright © 1991 by Patricia D. Cornwell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首席女法医 肉体证据
〔美〕帕特丽夏·康薇尔 著
温怡惠 译

出　　版　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　　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　邮编 570206
发　　行　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　　电话(010)68423599　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　　销　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　葛建亭　张　锐
装帧设计　金　山　钟广俊
内文制作　杨兴艳

印　　刷　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890毫米×1280毫米　1/32
印　　张　9.5
字　　数　235千
版　　次　2010年2月第1版　2014年5月第2版
印　　次　2014年5月第5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442-6652-9
定　　价　32.00元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　品

楔子

亲爱的M：

在阳光与风的固定变化中，三十天过去了。我想得太多，就是没有做梦。

多数下午，我都待在路易小酒馆的阳台上写点东西，望着外面的海。宝石绿的海水覆盖着层层的沙，越深的地方越蓝。天空无尽地延伸，白云总如烟雾般轻轻移动。不曾停止的微风吹淡了海边游客的嬉戏声和礁岩后的船笛声。阳台上搭了棚子，若是暴风雨于午后突然来袭，我可以继续坐在桌前，闻着雨的气味，看着海水就像被人逆向梳理的毛发一样翻腾。有时，雨和阳光会同时洒下。

没人打扰我。现在，我已成为这家餐厅固定的一员，如同那只爱追飞盘的黑色大狗祖鲁，那些安安静静地等待残羹剩饭的流浪猫，路易小酒馆的这些四脚警卫吃得比人还好。看到世界如此善待动物，不由觉得欣慰。我对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没有丝毫怨言。

但我总是害怕夜晚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当我的思绪钻进黑暗深渊、编织起恐怖之网时，我就把自己扔到热闹的老街上，没入嘈杂的酒吧，像飞蛾扑火一般。华特与PJ帮助我将夜行的习惯精炼成一种艺术。华特总在黄昏时分第一个回到公寓，因为他在马娄里广场的银饰店到晚上就没生意了，只好打烊。我们会一面喝着啤酒，一面等待PJ回来，然后一起出门，一家家酒吧依次喝下去，最后通常会以邋遢乔酒吧作为终点。我们三人已经分不开了，我希望他们俩永远不分开。在我看来，他们的爱不再平凡。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平凡的，除了死亡。

男人们个个消瘦衰弱，脸色苍白。从他们的眼睛中，我看到受尽折磨的灵魂。艾滋病正疯狂地吞噬着这个小岛。然而，在这种自我放逐与死亡的氛围中，我却感到自在。恐怕正因如此，我才得以生存。夜里，每当我清醒地躺在床上，耳边响着风扇的旋转声时，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最终将发生的情景。

每次听到电话铃声，我就会想起。每次听到有人走在身后，我就会回头。一到晚上，我就会查看衣橱、窗帘后面、床底下，然后拿一把椅子顶在门后。

上帝啊！我不想回家。

贝丽尔

8月13日基韦斯特岛

亲爱的M：

昨天，在路易小酒馆，布兰特走到阳台说有我的电话。我进去接，心狂跳不已，但话筒中只传来长途电话的忙音，然后断线了。

想想我的感受！我告诉自己：太神经质了。若真是他，他会说话，也会很得意地听到我害怕的声音。但他不可能知道我在哪里，不可能追踪到我。这里有个叫斯图的侍者，他在北方和一位朋友分手，刚搬到这里。也许是他的朋友打电话找他，可信号不佳，他们把“斯图”听成了“斯卓”。所以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我真希望不曾将绰号告诉任何人。我是贝丽尔，我是斯卓，我很恐惧。

书尚未完成，钱却几乎用光了，气候也开始变了。今天早上天气阴沉，刮起了飓风。我一直待在房里，如果到路易小酒馆写作，纸一定会被吹入大海。路灯明灭不定，棕榈树在风中挣扎，叶子像被吹翻的雨伞一样。世界正受伤似的在窗外狂吼，雨点打在窗上，发出军队行进一般的声音。基韦斯特岛遭受袭击了。

我必须尽快离开。我会想念这个小岛，我会想念PJ和华特，他们让我觉得安全，觉得自己受到了照顾。我不知道回到里士满以后要做什么。或许，我该立刻搬家，可又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
贝丽尔

9月30日基韦斯特岛

1

我将基韦斯特岛的信装回牛皮纸袋，将一包外科手套塞进黑色的医事包，乘电梯到下一层的太平间。

走廊刚拖过，瓷砖还有些潮湿。验尸间已经上锁，电梯斜对角就是不锈钢冰柜。打开沉重的大门，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熟悉而冰冷的臭味。不用看挂牌，我就能辨别出要找的尸体，因为覆盖在白床单下面的那双脚特别纤细。我对贝丽尔·麦迪逊的每一寸肌肤已经了如指掌。

她微张的眼皮下瞪着无神的灰蓝色眼珠。脸部已呈松弛状态，被许多苍白的刀伤毁掉。伤口多数在左半边。喉部整个被划开，直到背后的脊椎部位，颈部肌肉都被割断。左胸脯有九个密集的刀孔，像九颗红色的钮，几乎呈直线排开。这些伤口是以极快的速度连续造成的，威力非常大，连皮肤上都留下了刀柄的痕迹。胳膊和手上的伤痕从零点二五英寸到四点五英寸不等，加上背后的两刀，不算胸部与喉部的刀伤，一共有二十七处。这些伤都是因为她想抵挡一把来势汹汹、既粗重又锐利的刀而留下的。

不需要任何照片或图片的提醒，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就能看到贝丽尔·麦迪逊的脸，甚至能看到整个施暴过程。她的左肺有四处穿孔，颈动脉几乎全断，主动脉弓、肺动脉、心脏、心包囊都有刺伤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她被斩首时当场死亡。

我一直想找出事情发展的逻辑。有人威胁要杀她，她背负着极度恐惧逃到基韦斯特岛，她不想死。然而，她回到里士满的当晚，悲剧就发生了。

她为什么让他进了家门？究竟为什么？

我把床单重新盖好，将铁柜推进冰柜底部，和其他躺有尸体的铁柜排在一起。明天此时，她已被火化，骨灰正在前往加州的途中。贝丽尔·麦迪逊下个月就满三十六岁了。在这世上，她似乎没有亲戚，除了一个有二分之一相同血缘、住在弗雷斯诺的姐姐。

沉重的大门关上了。

我来到法医办公室后面的停车场。脚下的柏油路很温暖，令我不禁感到一丝安慰。这不是个不该出太阳的季节，我闻到附近的铁轨枕木在骄阳炙烤下蒸发出的木馏油味。今天是万圣节[①]。

大楼侧门开着，我的验尸助手正朝外面的水泥地洒水。他开玩笑般地将水射成弧形，落地时几乎溅到我。我的脚踝能够感受到那股水汽。

“嘿，斯卡佩塔医生，你开始赶银行啦？”他叫道。

现在刚过四点半，我很少在六点前离开。

“要不要我送你一程？”他问。

“已经有人来接我了，谢谢。”我答道。

---

①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，在每年的10月31日。

我出生于迈阿密，对贝丽尔夏天的藏身处相当熟悉。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能看到基韦斯特岛的各种颜色：碧绿的海，湛蓝的天，以及只有上帝才不会被震慑的日落美景。贝丽尔·麦迪逊真不应该回家。

一辆宛如一块黑玻璃的全新福特 LTD 维多利亚皇冠缓缓驶进停车场。我以为来的会是那辆破普利茅斯，所以当新车的车窗降下时，我愣住了。

“你在等公共汽车？”反光玻璃窗反射出我错愕的表情。彼得·马里诺组长咔嚓一声将电子门锁打开，还尽量让自己显得若无其事。

“我很惊讶。”我说道，身体陷入厚软的坐椅。

“升官的好处。”他空踩油门，“不赖吧？”

马里诺骑了好几年虚弱的老马，现在终于换了一匹种马。

我掏出香烟，突然发现仪表盘上的点烟器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洞。“你用它来插灯泡还是电动刮胡刀？”

“哦，去他的！”他抱怨道，“一个混账把我的点烟器弄走了，就在洗车场。我拿到车的第一天就碰上这种倒霉事，你能相信吗？那时我正忙着别的事，电动洗车刷突然把天线弄断了，我把洗车场的工人臭骂了一顿……”

有时马里诺让我想起我妈。

“……后来我才发现点烟器不见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将手伸进口袋。我也在口袋里找火柴。

“噢，长官，我以为你戒烟了。”他讽刺道，顺便将一个打火机扔到我腿上。

“是要戒了，”我含糊地说，“明天。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贝丽尔·麦迪逊遇害那晚，我耐着性子看完一场超大型歌剧，随后到一家拥挤的英国酒吧喝酒。跟我一起去的是一名已经退休的法官，夜越深，法官也变得越没尊严。我没带寻呼机，警方找不到我，便找了我的副手费尔丁前往现场。今天是我第一次造访这名被害作家的住宅。

温莎农庄丝毫不像会发生这种可怕事件的社区。这里的房子都很大，每一栋都离街道有一段距离，前面都有精致的园艺设计。多数都有安全系统，全部配备中央空调，让房主可以不必开窗。钱不能买到永恒，却可以买到某种程度的安全。我从未受理过发生在温莎农庄的谋杀案。

“显然她颇为富有。”我观察着四周，说道。马里诺在停止标志前暂停了一下。

一名头发雪白的女子正遛着一条雪白色的马耳他犬。她斜眼看我们，而她的狗正嗅着一堆草，接下来就干了那不可避免的事。

“没用的毛球。”马里诺边说边轻蔑地看着那女子和她的狗，“我讨厌那种东西，只会胡乱吠叫、随地撒尿。如果要养狗，当然要养一条牙尖嘴利的。”

“有些人只是想要个伴儿。”我说道。

“也对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然后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，“贝丽尔·麦迪逊的确有钱，她生来就是个富家女。但不管她有多少钱，显然都花在那个同性恋岛上了。我们还在整理这方面的资料。”

“有什么结果？”

“还没有，可我们发现她也是个成功的作家——如果以收入来衡量。她有好几个笔名：艾德尔·威尔德、埃米莉·斯卓登、伊蒂丝·蒙太古。”他又将遮阳板放下来。

这些名字我都没听过，除了斯卓登。我说：“她的中间名是斯卓登。”

“也许她的小名斯卓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“或许也与她的金发有关[1]。”

贝丽尔的头发呈蜂蜜色，晒得到太阳的地方则是金黄色的。她身材娇小，五官精致，如果活着，应该相当美丽动人。但这也很难说，我见过的唯一一张她的生前照片，是她驾驶执照上那一张。

“我跟她同父异母的姐姐谈过，”马里诺说，“我发现只有亲近的人才叫她斯卓，而且我觉得，在基韦斯特岛与她通信的那个人知道她的小名。”他推推太阳镜，“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复印那些信，真不明白。世上有几个人会像她一样复印私人信件？”

“你是说，她有记录收藏癖？”

“对，可这也让我困惑。那家伙已经威胁她好几个月了。他做过什么？说过什么？我们一概不知，因为她没有电话录音，也不曾写下任何记录。她会复印私人信件，对威胁她生命的人却不留任何记录。我真不明白。”

“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们一样。”

“有些人不像我们这么想，是因为他们陷入某种状态，却又不想让别人知道。”他争辩道。

他转进一条车道，然后将车停在车库门口。草坪的草都过长了，中间还夹着随风摇摆的蒲公英。靠近信箱的地方插了一个写着“出售”的牌子，灰色的门前还围着一圈标志着凶案现场的黄色警戒线。

“她的车还在车库里，”马里诺说道，我们下了车，“一辆很棒的本田雅阁。车上有些东西，你应该会感兴趣。”

我们站在车道上，四处看了看。斜射的阳光温暖了我的脖子和肩膀。

---

① “斯卓”（straw）有“稻草”之意。

空气很凉，秋虫的鸣叫是唯一听得到的声音。我缓缓地做深呼吸，突然间感到非常疲劳。

她的房子是国际式的，现代化且十分简单，正面是一排大窗户，由一楼的角柱支撑着，让人联想到一艘舱室透明的船。房子由大石块和漆成灰色的木头建成，通常这样的房子会属于一对富有的年轻夫妇——宽敞的房间，高高的屋顶，还有很多未加利用的空间。温德汉姆大道在她房前终止，这大概就是没人听到或看到任何异常情况的原因。房子因两旁的橡树和松树而孤立起来，茂密的树叶形成贝丽尔与最近的邻居之间的帘幕。后院的下方就是峡谷，斜坡上布满草丛与岩石，延伸到平地时变为一望无际的森林。

“妈的，我敢打赌她可以看到野鹿。”当我们绕到屋子后方时，马里诺说，“够美吧！从窗子看出去，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属于你。我想，下雪的时候风景一定更棒。真希望我也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冬天生起炉火，倒杯威士忌，光是看着外面的森林就满足了。有钱的日子真不错。”

“还得能活着享受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他说。

落叶在我们脚下发出清脆的碎裂声，我们从西侧绕回正门。正门与阳台等高，我注意到门上有个窥孔，像个空洞的小眼睛瞪着我。马里诺将烟蒂弹飞进草坪，然后把手伸进蓝色长裤的口袋。他没穿夹克，臃肿的肚腩上挂着皮带，白色短袖衬衫的领口敞着，肩膀部分已被枪套压皱。

他拿出一把挂有黄色牌子的钥匙。我看着他开门，很惊讶地发现他的手竟那么大，黝黑粗糙，像一对棒球手套，这样的手让他注定无法成为音乐家或牙医。他已年过五十，灰色的头发正日益稀少，面容就像他的外套一样既老且皱。他的块头足以令多数人望而生畏。像他这样高大

的警察很少与人发生冲突，那些宵小只要看他一眼，就不敢嚣张跋扈。

我们进入走廊，立刻置身于一块四方形的阳光中。我们各自戴上手套。房子里有一种腐烂物和灰尘的混合气味，是房子闲置一阵后的典型气味。里士满警局的鉴定组已经仔细搜查过现场，但一切原封不动，马里诺向我保证，这房子的情况和两晚前贝丽尔的尸体被发现时一般无异。他关上门，打开灯。

“你现在看到的情况足以说明一点，”他的声音带着回音，“一定是她主动开门让凶手进来的。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，而且房子有三层防盗设备。”他将我的注意力引到门边的一排按钮上，“现在保险已经解除。可在我们抵达时仍一切正常，警铃响个不停，这也是我们能很快发现尸体的原因。”

他进而告诉我当初报案的原因不是谋杀，而是有人听见警铃。晚上十一点刚过，警铃已响了近三十分钟，贝丽尔的邻居终于打了九一一。一名巡警接到通知后赶到现场，发现大门微开着。几分钟后，他通过无线电寻求支援。

客厅一片凌乱：茶几被甩到一旁，杂志、水晶烟灰缸、几个装饰艺术碗和一个花瓶散落在地毯上，淡蓝色皮椅翻了个身，旁边有个同色的沙发靠枕，门左方通往走廊的白墙上溅满已经干了的血迹。

“她的警铃会不会延迟作响？”我问道。

“哦，会。打开门以后十五秒才会响，这样你才有时间键入密码，解除警报。”

“所以她一定是开了门，解除警报，让凶手进来。当凶手还在屋内时，她又重新设定保险。否则，警铃不可能在凶手离开时响起。嗯……很有趣。”

“对，”马里诺答道，“有趣个鬼！”

我们站在客厅内翻倒的茶几旁，茶几上蒙了一层灰尘。地上的杂志不是新闻就是文学方面的，都是几个月前的过刊。

“有没有找到最近的报纸或杂志？”我问，“如果她在附近买过报纸，或许会提供重要的线索。她下飞机后到过的地方都值得一查。”

我看到马里诺的颌部肌肉抽动了一下。他最讨厌我教他怎么做。

他说：“楼上她放手提箱和行李的卧室里有两样东西，一是《迈阿密先驱报》，另一个是叫什么《放眼基韦斯特岛》的刊物，上面都是基韦斯特岛上的房地产广告。也许她原想搬到那里去。两份报纸都是星期一出的，一定是她回来时在机场买的。”

“我想知道她的房产经纪人说了什——”

“没说什么。”他打断我，“他不知道贝丽尔去了哪里。贝丽尔外出期间，他只带人看过一次房子，是一对年轻夫妇，他们觉得房价太高，贝丽尔开价三十万。”他四处看了一下，假装无动于衷地说，“现在有人可以捡到好价钱了。”

“那一晚贝丽尔是乘出租车从机场回家？”我继续追踪细节。

他拿出一根烟，烟头指着走廊。“我们在门边小桌上找到了出租车收据，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，是个名叫伍德洛·汉诺的家伙，傻得跟木头似的。他说他在机场乘车处排班，她向他招手。当时接近八点钟，雨下得很大。大约四十分钟后，他开到这里，帮她把两件行李搬到门口后就走了。车费是二十六块，包括小费。大约三十分钟后，他回到机场，做了另一单生意。”

“你确定这些都是事实，还是只听他说而已？”

“确定到不能再确定了。”他把烟在指关节上点了点，将滤嘴捏紧一

些，“我们查过汉诺的证词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他没碰她，时间上不符合。”
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走廊的黑色溅迹。凶手的衣服上一定也沾满了血。一个穿着血衣的出租车司机的确不可能立刻搭载下一名乘客。

“她回来没多久就遇害了，”我说，“回到家的时候大约是九点，邻居十一点报案，那时警铃已经响了半个小时，所以凶手约在十点半离开现场。”

“对，这就是最难解释的部分。根据那些信件，我们知道她早就吓得要死，然后她偷偷回来，将自己锁在家里，甚至把枪放在厨房流理台上，一会儿我再带你去看。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？门铃响了？她让他进来以后，又重新设定了保险。我看凶手一定是她认识的人。”

“我不会因此排除陌生人作案的可能，”我说，“如果那个人很圆滑，看起来可信任，她有可能让他进来。”

“在那个时间段？”他扫视着四周，看到我的时候，不可思议地眨眨眼，“晚上十点来推销杂志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不知道答案。

我们通过一道敞开的门进入走廊。“这里是血迹刚开始的地方。”马里诺望着溅在墙上、已经干掉的血迹，“她在这里被刺了第一刀。我猜她一定拼命奔逃，他也一路乱砍过去。”

我脑中出现贝丽尔脸庞、胳膊与手上的刀伤。

“我猜，”他继续推测，“他在这里刺了她的左臂或背部或脸，墙上这部分血迹是从刀上反溅上去的。他至少已经砍中她一次，刀上沾满了血，当他再度挥刀时，血滴便飞溅出去，喷到墙上。”

这里的溅血呈椭圆形，直径约六厘米，越到后面，形状拉得越长，到门框左方已经成了弧形，长度约有十英寸。凶手像是一个拼尽全力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